

刘恒自选集

第五卷 电影剧本

菊豆

作家出版社

京新登字第 186 号

菊 豆 刘恒自选集（第五卷）

作者：刘 恒

责任编辑：朱珩青

责任校对：彭卓民

装帧设计：苏彦斌

出版发行：作家出版社

电话：5005588 转

社址：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

印刷：纺织工业出版社印刷厂

经销：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

字数：319 千

印张：14.375

插页：6

印数：0001—11,000册

版次：1993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

ISBN 7—5063—0670—0/I·669（平）

ISBN 7—5063—0671—9/I·670（精）

定价：11 元（平）

定价：15 元（精）

作家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盗印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，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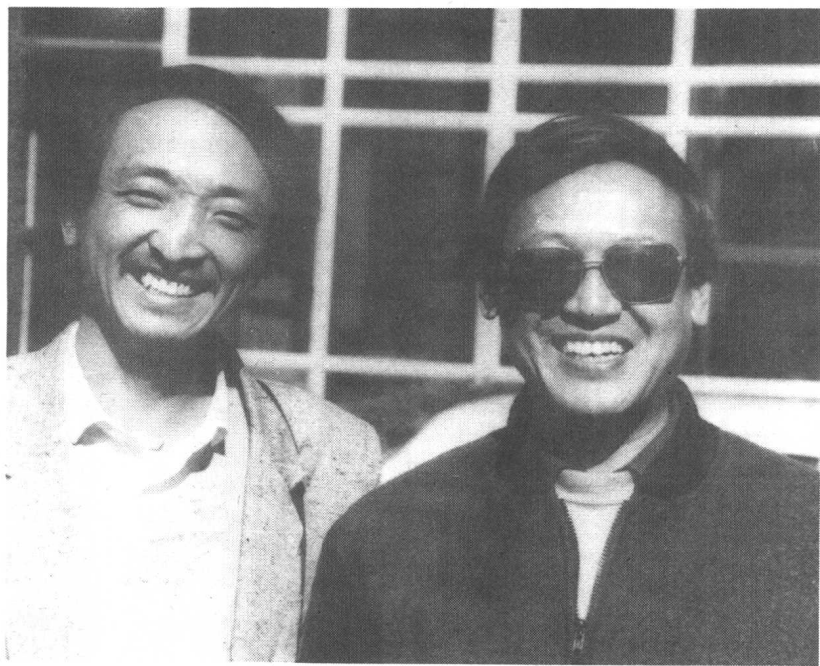
作者简历

刘恒，本名刘冠军。一九五四年生，北京人。早年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小学及中学。文化大革命期间离开城市，在父母的故乡滞留三年。一九六九年入伍，在海军陆勤部队服役。六年后退役，在汽车制造厂当装配钳工。一九七九年调至北京市文联，现为北京作家协会合同制作家。

作品有长篇小说《黑的雪》、《逍遥颂》、《苍河白日梦》；中篇小说《狼窝》、《虚证》、《伏羲伏羲》、《冬之门》等；短篇小说《小石磨》、《狗日的粮食》、《教育诗》等等。部分作品获全国文学奖或地方文学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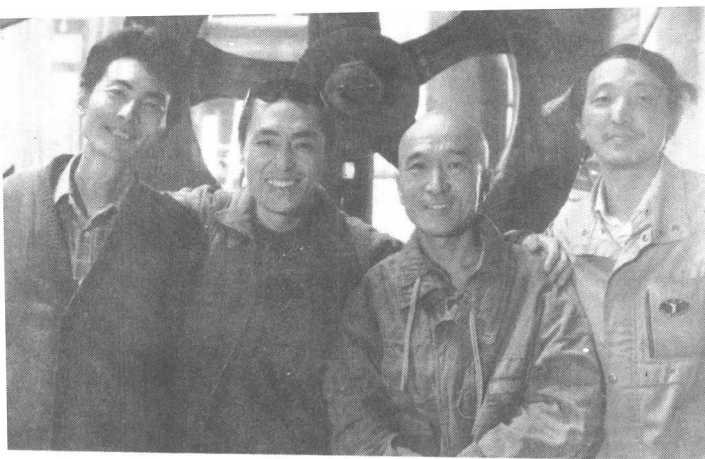
写小说之余，也应约编撰电影剧本，其中大部分根据自己的小说改编，拍摄之后得到一定评价，如《本命年》和《菊豆》。

小说作品有英、法、意、日、韩等多种译本；部分作品陆续在港台出版。今后的创作方向，仍是小说，将努力写出有更大影响力的作品。



一九八九年，北京，刘恒、谢飞合影
摄影：孙建三

一九八九年，安徽



于电影局
中新社记者蒲莉摄
一九九二年，北京



布会
公司《四十不惑》新闻发
中新社记者蒲莉摄于中影
一九九一年，北京



卷 首 语

请你冲锋吧。请你用最大的声音呐喊，哪怕它听起来是奇怪的，或者是非常乏味的。务必不要纠缠动作的细节，因为留给你出丑或炫耀的机会已经不多。攥紧你的枪。任何伟大的旗帜都不能与美丽乃至丑陋的冲锋相比了。你要记住这个真理，并把它也当做你枪膛里的一颗子弹。上苍保佑了！

——刘 恒

目 录

一	本命年 (根据刘恒小说《黑的雪》改编)	1
二	菊 豆 (根据刘恒小说《伏羲伏羲》改编)	98
三	白色漩涡 (根据刘恒小说《白涡》改编)	157
四	四十不惑	233
五	秋菊打官司 (根据陈源斌小说《万家诉讼》改编)	314
六	画魂 (根据石楠小说《画魂》改编)	375

本命年^①

（根据刘恒小说《黑的雪》改编）

1 大都市的街道。冬季的雪天。夜晚。

车辆和行人稀少，路中和路边的雪黑白分明。无轨电车的电鞭啪啪地打出蓝色的火花。急驰的小型车辆溅起雪块雪浆。路灯和车灯映出纷繁的落雪。没有风，发动机的噪音时强时弱。一些店铺尚未关门。

2 餐馆的大型玻璃窗。

靠窗的桌上摆着吃剩的酒菜，两个年轻人相向而坐。李慧泉二十二三岁，体格结实，五官粗犷，神态默然。方广德绰号方叉子，穿着老式羽绒服，脸面秀气，机灵的眼神儿显得很紧张。方叉子不时注意窗外，说着什么。李慧泉剧烈咳嗽，把端

① 电影剧本原名《黑的雪》。影片定名《本命年》。导演：谢飞，主演：姜文、程琳。荣获第四十届西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。

着的酒杯放下，他的劳动布工装大衣很土气。方叉子的眼睛突然盯住窗外不动了，李慧泉一边咳嗽一边也把脸转了过来。他把桌上的擀面杖揣入袖口。

隔着玻璃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。

他们先后站起，方叉子的眼始终不离窗外。

3. 马路对面的便道。

由左向右走来穿着羊皮大衣的一男一女。他们嬉笑着半依半偎，在路灯底下突然放慢脚步，迟疑地站下了。自右向左的李慧泉和方叉子挡在去路上，也站住了。几个行人急匆匆地从他们两侧绕过去。

李慧泉率先移动，不等接近对方就低头咳嗽起来。现在可以听到响亮、痛苦、连续不断的咳嗽声了。他坚持着逼近对方，挥手示意女人走开。他的举止莫名其妙。这几个人都有点儿令人莫名其妙。

几辆小心翼翼交错而行的无轨电车挡住了他们。落雪纷飞。女人突兀地尖叫了一声。电车移开，女人和方叉子往相反的方向各自逃窜。女人跳上马路，在路中央奔跑。

女人：救命啊！救命……

方广德把凶器扔向路边屋顶，惊恐万状地奔跑。

搏斗过的雪地上躺着两个人。李慧泉擦擦嘴角上的血坐起来，平静地找他的擀面杖和帽子。咳嗽。他起身走近那个蜷缩呻吟的黑影，百无聊赖地踢了一脚。咳嗽。他拍打着衣服上的雪，跌跌撞撞地走开了。

他走得很慢。三五个看客拼命躲着他。

4 街道。

报警器长鸣。警车闪着红灯在茫茫雪路上奔驰。前大灯火焰一般笼罩了整个画面。静止。

5 字幕。片名和演职员表。

6 街道。仍旧是冬天。雪后的早晨。

生机勃勃的车流和人流。便道上挤满了上班的男男女女，服饰多样，脚步匆忙。一个不协调而又引人注目的身影时隐时现。李慧泉斜背行李卷，拎着装脸盆和杂品的网兜，东张西望地走在人群里，步子比别人慢半拍。他光头短发，穿蓝色制服棉袄，面容成熟些了，却露着孩子样的新奇。他向被他撞了的中年人连连赔着不是，那人走了，他仍旧多余地鞠了半个躬。

他的脸上出现了淡淡的轻松的笑意。

7 带玻璃框的三轮售货车。

李慧泉从老年妇女手中接过三包香烟，没挪地方就立即点了一支，狠狠吸了一口。他端详插在玻璃框上的一串串美丽的糖葫芦，然后扭头久久注视雪路上来来往往有点儿豪华味道的车辆。

8 胡同。结冰的路面。

李慧泉吃着糖葫芦，连带儿手套在腹前甩来甩去。他像顽童一样在板结的冰雪上打滑溜，不厌其烦，但表情严肃。他在故意磨蹭，不时看看前方。在险些跌了一跤之后，他终于整了整装束，郑重地走起来。

9 东巷八号的门洞。

门外出现了探头探脑的李慧泉。他紧张严肃的表情突然松弛，咧着大嘴笑了，像看到了久别重逢的朋友。

10 前院。

水管子旁边蹲着一尊笑哈哈的肥胖雪人。院子里很安静，但李慧泉意识到周围的房子里有人在注视他，连忙把没吃完的糖葫芦插在雪人的脑袋上，急匆匆地向贴墙的小夹道走去。那里的积雪无人清扫。

11 后院。低矮的北房门前。

李慧泉吃力地开锁。开不开，他索性把行李扔在雪地里，数着钥匙，怀疑自己记错了。一个神色警觉的老太太出现在他的背后。这是前院住的罗大妈，街道主任，六十多岁。她一惊，随即笑了。

罗大妈：泉子！

李慧泉：罗大妈……（正规地鞠躬）。

罗大妈：不是说三月份才回来吗？我跟你大爷正张罗着过节去看你呢。

李慧泉：提前了两个月。

罗大妈：政府奖励你了？

李慧泉：……就那么回事。

罗大妈上上下下地打量他。他有点儿不好意思，一边开锁一边找话说，眼睛闪来闪去。

李慧泉：小芬毕业了吗？

罗大妈：考上研究生了，正念呢！没多大出息，娇自个儿着呢，老惹我生气！

李慧泉：罗大爷好吗？

罗大妈：成天钓鱼，夏天钓，冬天也钓，不定哪天掉冰窟窿里一口凉水呛过去。怎么就没个钓鱼罪？把老东西也判个……（停顿，意识到言语有失）。煤气本儿我替你办了，派出所跟我说你三月份回来……

李慧泉：我刚才上派出所去了。

罗大妈：他们说啥了？

李慧泉：没说什么……让我每个月找片警汇报一次，工作的事让我找办事处，您看……

罗大妈：甭着急，大妈给你张罗。

李慧泉：您还在居委会干呐？

罗大妈：不想干，非让我干！你进屋吧……先把炉子装上，我那儿有煤有炭，呆会儿让你大爷给你搬一筐过来。你快收拾收拾吧……这孩子出息了，真出息了！

谈话中间锁已打开，但李慧泉没有推门，一直在玩儿那把锈锁。罗大妈的某些话显然影响着他的情绪，表情不太自然。罗大妈离开时，他又毕恭毕敬地鞠了一躬。

12 北房室内。外屋。

到处是尘土。李慧泉把行李搁在门后靠墙的地上，顺手揭开了窗台前的一块旧塑料布，尘烟中露出了一辆自行车。他捏捏轮胎，瘪的。按按车铃，发出清脆的敲击声。他一一打量旧式衣柜、五斗橱。桌子。空空如也的双人床……目光停留在北墙正中的相框上。

他走近相框，自下而上拂去玻璃上的尘土。随着手指的移动，一个慈祥的憔悴的老妇人的面孔出现了。他点了一支烟，坐在行李卷上久久注视他母亲的遗像。母亲也在痛苦地注视他。为了控制伤感情绪，他再一次毫无目的地按响了自行车铃。\\

13 街道。下午。

繁华的街景。结构新奇的建筑物。李慧泉骑着自行车东张西望。他的动作十分笨拙。铃声不断。

14 储蓄所。室内。

李慧泉坐在长椅上等待取款，心不在焉地看着邻座一个胖胖的小男孩和他年轻的父亲。

营业员（画外音）：14号！14号！14……

李慧泉：有！来了、来了。

他迟钝而惊慌地跳起来，拨开柜台前的人，把号码牌递进去。女营业员核对号码，用疑惑的目光打量他。

营业员：干什么去了？名字！

李慧泉：李慧泉……不、不，吴桂芝、吴桂芝！这存折是我妈的……谢谢，给您添麻烦了。

他接过钱，数也没数，揣起来就向外走。排队的人里好几位在盯着他。

15 储蓄所。门外。

李慧泉倚着自行车数钱，像个乡巴佬。他抓着那把钱左右看了看，似乎不知道下一步该干点儿什么了。

16 街道。

李慧泉骑着自行车穿越马路，戴棉手套的手上下打着手势。
他拐进了一条破败的小胡同。

17 旧四合院的门楼。

李慧泉站在台阶上给门槛里的中年人点烟。

中年人：他们家去年就搬西郊去了。

李慧泉：地址您知道吗？

中年人：我还真没打听过。

李慧泉：糟糕！老瘪的木头还在我那儿呢。

中年人：什么什么？你是说他们家二小子？

李慧泉：老瘪……怎么了？

中年人：他一年前就死了！

李慧泉呆若木鸡。中年人暗生疑窦。

中年人：他是骑摩托撞死的。

中年人说完客气地把门掩上，然后又拉开一条缝儿，意味深长地甩出最后一句。

中年人：那辆摩托车是他偷来的！

李慧泉怅然若失地盯着那扇紧闭的院门。

18 食品店的临街柜台。傍晚。

李慧泉把一小篮水果搁在筐架子里，推车过马路，车把上吊着粉色的奶油蛋糕礼品盒。

他情绪紧张地躲避来往车辆。摩托车飞驰而过。

19 胡同。临街的低矮平房。门口。

路两边靠墙根的地方堆着积雪。旧砖头在窗户底下围出一个池子，方广德苍老的母亲正吃力地码放蜂窝煤，路灯的光线照射着她。她的背后传出支放自行车的声音，李慧泉拎着礼物走近光亮。站了片刻。

李慧泉：方大妈。

方大妈：哎……（慢慢直起腰来，端详）。

李慧泉：我是慧泉……我出来了。

方大妈：我当谁呢……小五！把门开开。

他们说话时，有人在屋里撩窗帘。

20 平房室内。外屋。

屋里异常狭窄。李慧泉坐在椅子上不知所措，过了半天才想起把礼物搁上桌面。一个漂亮的高中生模样的小伙子递给他一杯水。他是方广德的弟弟，小五儿。里间屋有电视机的声音，但是没有人出来。方大妈在屋角脸盆架子那儿洗手，洗得过于缓慢了。

李慧泉：我来看看您……大爷身体好吗？

方大妈：你有什么事儿？

李慧泉：小三儿出不来……以后家里有力气活，您让小五到东巷叫我，您就把我当小三儿使唤吧。我没工作，闲着也是闲着。

老太太叹了口气。电视机的声音关小了。

方大妈：你出来了敢情好，自己掂量着点儿比什么都强。我们家不用外人帮忙，小三儿给判了无期，他兄弟哥们儿还有好几个呢。就当小三儿不是我们家人了，你好好过你的日子，犯不着惦记他。

李慧泉：他有信么？……我想看看地址。

小五儿在铺底下和抽屉里找信，方大妈瞪了他一眼，他就把手缩回去了，显得很过意不去。

李慧泉：给您添麻烦了，我走啦。

方大妈（客套）：再坐会儿。

李慧泉：不了。

方大爷（话外音）：把东西带上！

李慧泉呆立在门槛处，表情压抑，用力咽着唾沫。电视机播出熟悉的音乐。《动物世界》节目快完了。

21 胡同口。

自行车晃了几下，李慧泉跳下来察看后轮，接着把车支在路边，摆弄轮胎和气门芯儿。他起身时一脚把车踹倒在雪堆里。点烟的功夫，小五追上来。

方小五：我爸说你没工作，让你带回去自己吃。

李慧泉：就算大哥给你买的……你上初几了？

方小五：我都上高一了！

李慧泉：想上大学么？

方小五（递还礼品盒）：想，谁不想！

李慧泉：别他妈瞎塞！不要拉倒，扔茅坑里算啦！你再缠着我，小心我……

方小五往后躲了躲，胆怯地递给李慧泉一个信封。李慧泉接过来看看，揣好。他扶起车子，冷静了一些。

李慧泉：以后少搭理我，别跟你哥学。你哥是头蠢驴，懂吗？你要真想好好念书，脑子得明白点儿。把大蛋糕吃了，考几个一百分，滚吧。

小五笑了。李慧泉推车走开，背影忧郁。

22 餐馆的大型玻璃窗。夜晚。

装璜略有变化。李慧泉坐在他曾经坐过的位置上，面前摆着简单的酒菜。同桌有一位自斟自饮吃得津津有味的外地人。李慧泉喝了一大口白酒，醉醺醺地注视窗外。

23 街道及马路对面的便道。

来往的车辆比往日更稠密了。错车的间隙里可以看到熟悉的电线杆、垃圾桶及报刊亭之类。雪地很脏。

24 餐馆之窗。

李慧泉制服棉袄的扣子已解开，脑袋热气腾腾的。他一边用手拍桌子一边闭眼唱着什么。同桌的外地人揽好酒菜换地方。售货员和顾客的目光都聚在这里。

他旁若无人地喝着唱着。风声。

25 东巷8号。后院。白天。

一个警察扛着李慧泉的自行车穿过小夹道，磕磕碰碰地来到后院当中，把车放下。他穿着制服大衣，年纪和李慧泉差不多，脸庞棱角分明。他的举止带有警察的职业特点，警觉、傲慢、利索。他叫刘宝铁，管片儿民警。

刘宝铁：起来！快十二点了……起来！

他敲了敲窗户，在院子里溜溜达达转了一圈，依在小厨房门口很有兴趣地观看里面的零乱摆设，炊具、煤气灶、放锅盆的铁架子等等。屋子没有动静，他不满地摇了摇头，盯住窗角